

增補足本東萊博議

一函
八冊

增補東萊博議卷十二

宋公使相文公用鄧子

信公十九年

○季平子用人於亳社

昭公十年

○楚子用陽太子

昭公十一年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焉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焉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盈虛予奪損益是非之理嚴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不見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遂以為苟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偽傳偽然後驚淫怪誕之說興然後為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蠱惑剝削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為者非天獨賦以酷虐狠逆之性也私已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而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隨而議之是猶抵蚩尤之殘哂盜跖之貪適為齊魯焉若求其為暴之原而將之乎天下之理有適有塞其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間孰非吾仁者哉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志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則在彼有尋丈之間發於其身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駭奔電走霆轟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大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塞於其塞

衛旱伐邢 僖公十九年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神怪以使其衆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僮之牛聲田單之禽翔陳勝之書帛魏崇之採菁皆託神怪以誦衆者也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邢其所託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為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為辭人孰敢議衛方欲伐邢而患無以使其衆竄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為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竄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脅其民而使之戰耳游沔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為必然竄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衛國之行貴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杲如影如響不約而俱應遂以為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移歸亢旱於就封歸星變於輔弼歸火災於丁傳矯誣上天文飾六經傲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者庸非竄莊子乎意竄莊子欲僥倖一勝尚有他望也勢可以使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發豈意無術何為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墜壞之耶雖然不知天則歷以天之大大而不敢辨不知聖人則歷以聖人之尊而不敢爭虛服其名而實闕其理此竄莊輩所以每得行其說也真知天與聖人者異是矣親見憲貪回天而方疑天之禍善親見慶富蹈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天子雖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

名也政使百官莊子亦豈能眩之哉

子魚諫宋公圖曹 僖公十九年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焉而餽餽焉而繅繅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者皆以為固然不聞厥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藝藝焉而春歷終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為固然不聞厥其遲也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猶自浴而至織自耕而至春一階一阼豈可妄躡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與變詐之風起彙本徇末妄內事外競欲收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治正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稅小人之心而聞之哉則盍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然耕織焚其機斧其耒耨雖有巧術何從而取帛雖有巧計何從而得粟皆將凍於冬而饑於望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廢其根源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無遺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久矣當是時城皆戎狄之城吾亦無城之可爭地皆禽獸之地吾亦無地之可奪雖有欲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為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

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鏢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否

隨叛楚 僖公二十年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國為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果強也罪在於我之弱也為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罪在於我之愚也強者弱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雖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而又且不知自量怒臂以當軼空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不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甘處於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之敗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隨吳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場有警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夫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極其善則為堯為舜為禹為湯者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則為桀為紂為幽為厲者亦己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

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況區區之楚何足畏耶而左氏不知己之尤反以畏楚為量力抑不知適所以墮人之力也古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強憂我之弱也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養己充為己成修己備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今之伸豈不由向之屈乎苟以驕驕自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噫嗟天下之力者獨非量力之論歟

宋襄公欲合諸侯

僖公二十年

○宋為虎上之盟

僖公二十一年

楚執公金

公上 宋公伐鄭

公二十二年

楚宋戰於泓

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卒

僖公二十三年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敗非不別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為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為不可行果哉說之遽也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為迂闊違鉅之具備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與新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不見與新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見秋毫而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乃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與新也撞鐘也欲驗宋襄言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伯齊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觀信義於齊桓執愈壤地與齊桓執愈兵甲與齊桓執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

屈數楚子而宋襄乃驕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蓋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能縱歸
曾未聞時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楚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
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共曉宋襄尚不能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乎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滅若沒
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疎即可驗其謀古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
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賁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
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可兵矣德
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彼既不服矣雖縱豕突亦何所不至哉乃欲從容揖遜以待
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
貸其所寬者惟弗遘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
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
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愈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最
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
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魯饒而不害 僖公二十一年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
外非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

之天災祥妖孽之灾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自為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何知其意之所在哉以湯之時而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公遇旱而欲焚社其陋已甚賴從藏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攷左氏之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為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困無知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耕天亦無知人何饒者天之所為也而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而已矣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或取或捨徒為紛紛曾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意以修旱備為無預於天抑不知藏文仲之諫自何而發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踐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為天哀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正之方疑周公其天因隱微也及天大雷電以風成王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共啟金縢之書執書以泣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未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

成風請封頃句 僖公二十一年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微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向望懷想而不能自己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足不踰於牆屏視不下於堂罪組織是供修脯足職其視先

王之道果何物耶蓋嘗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肥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勸而不怒諷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聞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反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遠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頌句時以親昵而發蓋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攸服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細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淑如韓宣子輩其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異政家殊俗各私其和谷威其威燕不謀楚之難齊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晉禍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者也曰是衛之禍者衛人自言衛禍也未聞在衛而言周禍者也成風請救頌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邪說滅頌句勢將逼魯魯之禍庶幾可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頌句非頌句之頌句乃周之頌句也邪為不道翦滅周之頌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坐救之耶諸侯視王室國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乎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合諸侯之所見反出於一女子之下吾是以知周之所以衰君子未嘗不嘆息於斯焉

秦晉遷陸渾之戎 卷二十二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而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為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為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眎夷狄猶鈞天地居與區溷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變壞何至遽淪於夷狄乎卒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既為沮澤潦水自歸既為糞肉螺蟻自集既為夷俗戎狄自至卒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間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嘗擇而處之哉感聲氣習自相感召以默而驅之潛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己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為乎來哉卒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為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旋踵戎狄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為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為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為戎久矣豈待疆義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藝武之漢也承乾身未離唐害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園述歸 卷公二十二年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愛淺者其慮略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值於大澤之陂思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問有對者謾對也非真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問有應者謾應也非真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為得計矣其為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相為賜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而然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略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異哉嬴氏之於子園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園逃秦而歸嬴氏曾不為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說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而子園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賒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況子園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園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邱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蔑棄敝色若二國何事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而使賤妾得侍巾櫛子介然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為此言則子園憚嬴氏之告必不敢與逃遁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為子園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

全乎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可以續惠公
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一舉而數利附使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
之疎情之疎主於義之薄主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露澤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
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固逃秦之時哉

增補東萊博議卷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僖公二十二年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此兵家之定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強恃多強廢其力而不能則與無力者同顧不知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礪而失水反為螻蟻之食人以為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置其形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強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然升陘之役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魯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為君納莒棼之俘受介葛盧之朝雖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邱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眇然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威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魚門之辱與城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處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衆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己為己而以魯為己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為居之所移乎昔者

舜自倒微而登至尊本石不能使之愚虎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膏陶漁不能使之晏於水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幾其有瘳乎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於鄭 僖公二十二年

見奔而謂之敗見間而謂之隙見憊而謂之疾行其見之晚也未奔之前有先敗焉未間之前有先隙焉未憊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揜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過鄭納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懽又取鄭二姬以歸固靈爽之常態不足以污簡冊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擬楚子取鄭之二姬曰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為禮之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鄭之享楚子也陳其鼎俎肅其尊彝錫其中嘉豐其服修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還一豆之相去其為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謹一還一豆者即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今日易一還一豆者即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楚將則子而執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還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燕享之無別即男女之無別也均為無別耳始之罪不為輕而後之罪不為重始之罪不為小而後之罪不為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

見之晚也。更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事楚為禮。則既不知禮之為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

傳公二十三年

○范武子請老。

宣公十七年

多而不可滿者。怒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怒之法。有窒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處己是法也。處人亦是法也。或者之論曰。飢者得食。則止。渴者得飲。則止。寒者得衣。則止。熱者得濯。即止。怒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我怒可窒。我忿可懲。乃若他人之忿怒。不有以少償之。彼亦安肯遽止乎。嗚呼。此非忿怒之譬也。忿怒譬則火然。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熾。忿怒譬則盜然。畏盜之怒。而投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忿怒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甯有是也。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人而無忿怒。何人而無忿怒。方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足。將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歛。口將言而復默。忿將生而復消。有豁鑿貪吝之憾。鬱勃咆哮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止則回。回則有超於善者矣。天下方馳驚於忿怒。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怒者寤於無資。氣衰力怠。道窮途絕。悵悵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超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真先王開忿怒之巨防也。然先王以是為忿怒之防護。世以是為忿怒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怒。齊侯既辱卻克。范武子遽請老。而授卻克政。使逞忿於齊。噫。令尹豈賞功之物。而吾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忿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使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春秋之時。行人見辱者。何國蔑有姑以晉言之。若解揚之見執於宋。圍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靈是數事者。如與

卻克之辱並發於一時則晉師亦將車馬汗東馳西逐徧處天下盡報諸臣之怒而後已歟甚矣子女
武子之不思也將以飽其怒適以滋其怒將以散其怒適以張其怒故得臣之怒與位俱長成師而出服
陳服蔡服魯服鄭服曹服衛嗜勝不止貪以遇大敵迄至城濮之敗軍覆身殞為天下笑向若子文不昇
以大柄雖驕驕望不過煩司敗之力鋸耳楚必不至於不競晉必不至於獨霸西廣東宮若數之卒亦
必不至於偕死也至於卻克寢之戰雖曰幸勝然忿不忍難至欲質齊侯之母苟無魯衛之諫則以晉之
驕當齊之怒背城借一之際吾未知齊晉雌雄之所在也不幸而敗於垂成則亂原禍端武子安得不任
其咎乎得臣之怒得子文之位而威卻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視人之忿忿不能救則已矣安可
假其資而成其惡乎吾嘗致論二子之言武子誦已亂之詩而誤領已亂之意猶未足深責彼子文之語
叔伯者一何恃耶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凡人爵不足酬功嫌之者固多
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為是言將概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
自子文之言出人臣之立大功者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復
問其材之能否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位之賊也既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姦謀始生是功者
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者耶其在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為梗

晉懷公殺狐突 僖公二十三年

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
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乙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同是言也彼言之則從我言之則違其必

有故矣同是事也彼為之則是我為之則非其必有故矣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就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齊脫楚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一日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里閭歡迎姻族舉至擊鮮醢酒舒發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先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觀深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蓋亦以人觀己乎從彼者憂如是憂如是帶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樂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蓋亦因此自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勞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勞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又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所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為懷公而言非論之至者也德之休明冰天柱海荒區絕漠將奉琛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懷公之福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擊事辭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苟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難思欲一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晉重耳秦欽止降服而國 懷公二十三年○秦伯納重耳止頭須求見 懷公二十四年